

闲话文人 姚秦川

学者张岱年



张岱年先生。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由于不堪忍受罗家伦所倡行的极为苛严的军训而退学，随后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大学毕业时，张岱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随即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后来，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张岱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学校让张岱年为研究生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考虑到张岱年当时年近七旬，精力有限，学校便不再让他给本科生上课。

虽然不再上本科生的课，但每次上研究生的课依然火爆，教学楼前就停满了自行车，座位也格外紧张，所有人都慕名而来，听课的有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教师和校外学生。

上课时，张岱年不疾不徐，侃侃而谈，讲到会心处，台上台下相视而笑，大有莫逆于心的感觉。令人敬佩的是，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每段的思想主潮、血脉谱系和史料线索，都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有力的阐释，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都有独特的研究。有学生赞叹说，听张先生的课，“就像他手把手地带领我们将中国思想的矿脉勘察了一遍，又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幅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景图”。

在北大，有两件与张岱年相关的事情流传甚广。第一件事，说张岱年终身不改老派学者作风。身体还好时，哪怕年轻后辈去拜访他，他都会倒几趟车回拜；过年时，有人给他拜年，或者给他寄贺年卡，张岱年也一定会回拜、回寄。因此，那些一心想要收藏张岱年贺卡的学生在过年时，也会专门给张岱年寄一张贺卡。几日后，定能收到张岱年的回信，心愿定能达成。

第二件事，说张岱年晚年时，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帮人写序言，而且几乎来者不拒。当时，为了保护张岱年，北大哲学系拟了一张告示，要求经系里同意才能拜访张岱年。他们把告示送到张岱年家里，请他贴到门上，后来得知一直没有贴出去。有意思的是，当时只要一听到门铃声，张岱年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开门，甚至从来不问一下来者是谁。

70岁的时候，张岱年感叹：“80岁以后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80岁的时候又说：“再过五年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有人提醒张岱年，再不动笔就来不及了。

到了90岁的时候，张岱年终于说：“不行了，我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其时，他甚至已经给自己要写的书起好书名，叫《中国哲学史纲》，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可算作是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的姊妹篇，遗憾的是此书最终却没能写成。

室迩人远 王贤

母亲

母亲离开我16年了。

近来我常常想起她，梦见她担着沉重的担子，孤独地走着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路。在夜深人静中醒来，眼里满是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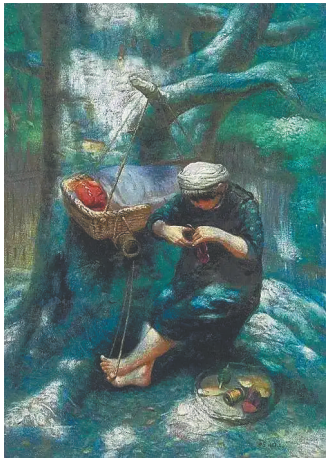
母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解放初期，母亲靠人民助学金断断续续在琼台师范学校就读。在山城通什（现五指山市），母亲与父亲一见钟情。

婚后的父亲母亲来到霸王岭脚下、昌化江畔的地区生活。父亲在公社任干事，母亲在村小学当老师，两地相距几公里的山路。父母在那里生活了10年，我和两个弟弟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

父亲工作积极，经常下乡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节假日也难得回家。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村小很简陋，几十个学生，两位老师。母亲教各个年级的语文，兼教音乐和美术，有时还要代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是昌江本地人，上完课回家。放学后，空荡荡的校园里就我们一家子。

母亲终日劳碌，白天上课，下课便操持家务，做饭，洗衣，喂鸡……每天都忙个不停。母亲热爱教师工作，爱自己的学生。除了上课，她还家访。有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为贫困生买书和笔，鼓励他们好好读书。前些年，我曾回访那个村子，遇到几个母亲当年的学生，他们对母亲念念不忘，令我动容。



罗中立画作《慈母手中线》。

母亲很能干。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们兄弟的衣服大多是母亲做的，破了也是母亲补。她还会织毛衣，从小到大我穿的毛衣都出自母亲之手。春天，昌化江畔盛开红木棉，花谢了结果，果干了掉落。母亲带着我们把木棉果捡回家，掏出棉絮，用来缝制枕头。夏天是黎乡竹笋最肥美的季节，周末，母亲拿起长钩刀，到山坡上割竹笋做给我们吃。剩下的腌成笋干送给父亲改善生活。节假日，父亲没能回家时，母亲背上还不会走路的小弟，挑起装满给父亲吃和用的重担，走几公里的山路去公社看父亲。母亲走在前面，我、姐姐和大弟跟在后面。我们累得走不动时，脸上淌着汗水、喘着气的母亲就让我们反复大声嘶吼毛主席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情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我的名字是母亲给起的，有一个“贤”字，她希望我长大做一个有德行、有才能的人。那时乡村没有幼儿园，我们整天和村里的孩子一起漫山遍野地疯玩。晚上，母亲备课或批改作业完了就坐在床头，给我们讲愚公移山等童话故事，教我们背诵“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等唐诗和毛主席的诗词。为了激励我们背诗，母亲把新鲜的

椰子水和鲜嫩椰肉倒入搪瓷杯里，我们姐弟谁背好诗，母亲就奖励谁喝一口椰子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夏日小山村的夜晚，昏黄摇曳的煤油灯光下，我们母子依偎在床头竞相背诵诗词的温馨场景，以及那甘甜椰子水的味道，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温暖着我的心房。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过色彩斑斓的梦。我常独自躺在山坡上，望着高耸入云的莽莽大山，心想着山的外面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想不出来，回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山外面的世界可大了，有万里长城、黄河长江；北方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听了着迷，说我想出去看看。母亲又说：“那你读书吧，读书就可以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大世界。”感谢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读书走出大山、去看世界的梦想的种子，让我这一生看到了诗和远方。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回到了五指山脚下——我的父母当年相识相恋的山城。父亲在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母亲被安置到图书馆当管理员。在新的岗位，她钻研图书管理业务，开展“图书进校园”“进乡村”活动，举办流动图书馆活动；在全州图书管理员培训班上授课；在省级图书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母亲不甘平庸，她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从青年时代开始，母亲就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工作之余，母亲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上。那时日子虽苦，但母亲从不抱怨，也不发脾气，有时叹口气，偶尔偷偷掉眼泪，更多时候是沉默。

20世纪70年代末，凭着努力和才干，父亲得到了提拔。接着，我和大弟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小弟以优异的成绩进了海南中学。1985年，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上，父亲应邀作家庭教育经验介绍并获得表彰。母亲给我写信，说那一刻她感到扬眉吐气。

然而，没多久，命运却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母亲病倒了。她向单位借了钱，到海口做了8个多小时的大手术。她对前去探望的亲友说：“我不怕死，但现在还不能死，我的孩子都还在读书，我不能丢下他们。”术后还在家疗养的母亲，第4次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海南建省前夕，年过半百的母亲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退休后，母亲先是应聘在一家央媒帮助整理资料，后又帮我带孩子。父亲去世后，她整理父亲的日记、书信及我们与父母之间的信件，鼓励和资助家族后辈读书。她总想为子女和家人多做一点，全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

母亲这辈子苦多乐少，晚年应享更多的清福。但天不假年，在父亲去世5年后，她也猝然长逝了，令我悲痛不已。母亲平凡甚至卑微，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忍辱负重中度过。在天地间悄悄来，又默默地走，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然而，她对信念的执着，在逆境中的坚守，心里总装着他人的美好品格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想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在这纷扰的人世间，努力做一个有德行、靠自己本事吃饭的人。

市井烟火 黄颖

乡村月色

时至农历八月十五，秋风携着凉意，漫过整个村庄。在优美渔歌“哩哩美”发源地的临高新盈一个小村庄驻村已是三年七个月，走过无数乡村晨昏，却钟情于乡村中秋之夜。一轮皓月悬挂天空，晶莹剔透，静静照亮林间田埂、农家院落，也映衬着平淡的驻村时光。

村委会院子里，树叶疏影摇曳，月光透过枝叶洒落，在地上编织细碎的光影，晚风拂过，树影婆娑，夜色温柔。抬头望月，情不自禁生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浓浓思绪。

每逢中秋佳节，是村民阖家团圆、围坐赏月的温馨光景，小时候，父母把月饼插上檀香，我与渔家儿时的小伙伴们在巷弄间肆意追逐嬉戏，寻找无忧无虑；虔诚地祭拜月亮，祈祷幸福平安。

已习惯在乡村度过中秋，“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吾乡”，虽与家人相距不远，我仍选择留守村里，趁着佳节，与返乡创业大学生和外出干部交流探讨乡村发展思路，共商增收路径。万家团圆的时刻，总要坚守岗位，守护乡村的烟火。

白天，奔跑在田间地头，行走在农家庭舍，入户走访，梳理民生琐事，事无巨细，把每一件事情做实做好。驻村工作周而复始，没有轰轰烈烈的宏大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看似琐碎平凡，却连着村民的冷暖与乡村的发展。

村干部也来到村委会院子里围桌品茶，赏月聊天，质朴的话语、真诚的笑容，驱散了驻村的孤寂。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话家长里短，细数村里变化，畅谈当下生活，憧憬未来梦想。

夜色融融，晚风轻柔，耳边是朴实的笑语，眼前是安宁祥和的乡村夜景。这一刻，我深切体会到驻村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远离县城的喧嚣，告别家人的陪伴，一心扎根乡村。化解邻里矛盾、开展普法宣传、改善人居环境、帮扶困难群众，一点一滴的付出，都在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为村民今天和明天的生活添砖加瓦。

村民士棋给我发来信息，写道“祝黄书记中秋节快乐！”一句简单的祝福，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去年，士棋的老房子，完成了从“危房”到“安居”的蜕变，承载记忆的老屋大变样，不仅见证了乡村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折射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民生温度，也是自己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民办实事的一个缩影。

从漏雨的屋檐到坚固的新房，村里焕发了生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一个时代对“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坚实回应，绘就乡村宜居宜业的美丽画卷。

今晚，是士棋房屋修缮加固后迎来的第一个中秋节，如水月色漫洒大地，我仿佛看见士棋沐浴在月光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夜深了，我独自徘徊在村委会门前的小路上，独享这满村月色。皎洁月光洒满田间，不远处是村委会主任试种的百亩良田，稻苗在夜色中静静伫立，如同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希望。

心中虽有乡愁，但更多的是踏实与笃定。舍小家团圆，以一身守候，换一方幸福，这是驻村第一书记沉甸甸的责任。

月色未央，初心不变。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唯愿这片沃土上的村民岁岁丰盈、年年安康。



（南宋）马和之《月色秋声图》（局部）。